

大乘佛教起源與中國早期禪修論典之重要性¹

第二波使得中國早期禪史備受注目之研究風潮，乃是西方近代興起的大乘佛教起源理論。有關大乘佛教，特別是大乘經典之起源問題，近年來在西方學界特別受到重視。以2008年6月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辦之第十五屆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年會來說，不但該協會主席Oskar von Hinüber所發表之主題演說以“Hoary Past and Hazy Memories: Tracing the History of Early Buddhist Texts”（古遠的過去與迷濛的記憶——追尋早期佛典的歷史）為題，另外該會議中有兩個場次皆以「大乘佛典」為主題，共有十多篇相關論文發表。這兩個與大乘佛典相關的場次分別為“Mahāyāna Sūtras”（大乘佛典）與“Mahāyāna Buddhism”（大乘佛教）。「大乘佛典」場次計有Joseph Walser發表“Mahāyāna: What’s in a Name?”（〈大乘：此一名詞之意涵為何？〉）；Jan Nattier發表“Becoming a Sūtras: How Mahāyāna Literature Began”（〈經典的形成：大乘佛典之起點為何？〉）；Jonathan A. Silk發表“Intertextuality in Mahāyāna Scripture: The Case of the *Kāśyapaparivarta*”（〈大乘經典之互文性：以*Kāśyapaparivarta*為例〉）。由以上幾篇論文可見目前西方學者對此議題之研究重點，趨向探討大乘經典之解讀策略與方法來探索其起源。其中目前在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的Jan Nattier所發表的“Becoming a Sūtras: How Mahāyāna Literature Began”（〈經典的形成：大乘是如何開始的〉）一文中，更指出目前西方對於大乘佛典起源之相關研究著作雖然為數眾多，但依其主張可大略分為三派學說：

- (1.) 大乘佛典乃由重新改寫舊有原始佛典的內容而來，如支謙譯《七女經》**19**即明顯根據原始佛教本有的譬喻而來。
- (2.) 第二派學說學者主張，大乘經典的「經典化」過程，乃將一廣為流傳之論述轉化為經典形式流傳。如Nattier本人著作*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20**中，即舉曾在出土文物中記載為名為Katyāyana的比丘所作之演說，後來則出現於佛經中成為佛陀所說之言詞內容之例，來說明此一過程。
- (3.) 第三派學者則認為大乘經典乃由禪定經驗或宗教經驗所引發之甚深體悟而來，如支謙譯《菩薩本業經》**21**及竺法護譯《菩薩十住行道品》**22**中，菩薩十地之內容則為法意菩薩（Bodhisattva Dharmamati）於定境中見佛後所說出。此一重要學派之代表人物主要為Paul Maxwell Harrison，其於1990年出版之《般若舟三昧經》英譯及後續發表的數篇研究論文乃為此一學說之重要著作。另外Egil Fronsdal於1998年在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所提出之有關早期《般若經》中菩薩形象研究之博士論文，亦對大乘起源持此種觀點。**23**Harrison所提出的大乘起源說，為近年來西方佛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且最具影響力之重要理論之一。在Harrison提出此一新理論之前，學界中有關大乘起源之理論多依平川彰大乘起源出自佛塔崇拜及對佛陀的追思之說。平川彰

¹《慧思法華禪觀之研究 導論》頁 新文豐 2011.6 頁 7-19

於1968年提出此學說後，其影響遍及日本、西方與台灣。

20 參見此書頁11-12，註釋3。此書於2005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出版。

21 《大正藏》第十冊，第281經。Nattier所指經文可能與下段引文有關：「蓮華上法意菩薩即如其像，正坐定意，入於無量會見三昧，悉見十方無數諸佛，各伸右手摩其頭。俱言：『善哉法意菩薩勇健，乃得是定，十方如來及釋迦牟尼佛，已皆拜汝成立功德，修微妙辯，知空無著行，究暢法要，通諸佛語，知眾生意，汝行已備，得佛不久，今使汝說菩薩十住，令諸學者普知所行。』於是法意菩薩得佛辯辭，明哲至真，不忘不難，從定意覺而言曰：

『諸族姓子欲求佛者，有十地住……』見《大正藏》第十冊，頁499下。

（底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雖然印順法師早在1981年即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提出對平川彰理論之質疑，並提出對大乘起源之不同看法，可惜由於《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並未以英文出版，因此國際學界對印順法師之理論較不熟悉。Harrison「大乘起源論」的主要內容及其對平川彰大乘起源論之批判，整理於其1992年應大谷大學之邀，演講有關大乘佛教起源論研究方法論的講稿中。此講稿經整理後出版於1995年*The Eastern Buddhist XXVIII*，“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 What Are We Looking for?”（尋找大乘的起源——我們在尋找什麼？）。文中Harrison提出五個在探索大乘起源與大乘佛教特質時所應注意的問題點：24

- (1.) 在家佛教徒在大乘興起中所扮演角色為何？此點乃針對平川彰理論所提出的一些質疑。
- (2.) 有關菩薩、佛陀、及佛塔的崇拜儀式與大乘興起之關係。
- (3.) 大乘興起時之宗教及文化背景。
- (4.) 禪定之重要性似乎被許多學者所忽略，值得深入研究。
- (5.) 神通在大乘興起時的宗教競爭中，佔有絕對重要性。

Harrison指出平川彰的理論過度地受到日本佛教型態及新興宗教影響，此種類型之宗教亦即Helen Hardacre所稱之「在家中心主義」。25由於此種以在家信徒為中心的聯想，平川彰主張佛塔崇拜活動以在家佛教徒為中心，進而演變為大乘佛教運動。

24 參見其“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28, 1995, pp. 48-69.

25 印順法師亦曾提出此種看法。

Harrison以漢藏譯本對讀之方式研究《般舟三昧經》，並引用Gregory Schopen之一系列與印度考古學相關的研究之後，提出下列論點：大乘佛典中雖常提到佛塔崇拜，但仔細分析其上下文，其實提到佛塔之處大多是在彰顯般若行、記誦佛經、特別是修行三昧等修行方式之優越性，因為在經文中這些活動皆比崇拜佛塔更受到佛陀之讚揚。目前Harrison之理論在西方已引起相當重視，同時也常為台灣學者引用。

Harrison指出，大乘經典中最重要，但最受忽略之要素，即為禪修、神通與大乘經典間的密切關係。Harrison認為，唯一能解釋為何大乘佛教能獲得如此全面性成功之主因，乃在於大乘禪修者透過更深刻的禪修後所獲得之神通和智慧，使得大眾信服並接受其宗教思想及修行方式，因而得以宣揚大乘教理和經典。Harrison相信，大乘佛教起源之動力，應該來自

森林比丘。這些比丘由於遠離世俗、潔淨身心、嚴守戒律，因而能得證神通，並在宗派競爭中取得優勢。²⁶Harrison 理論之提出，乃受到著名學者許理和 (Erik Zürcher) 的漢譯大乘佛典乃研究大乘佛教最重要且最早資料一說的啟發。許理和在1975 年發表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²⁷一文中指出：

²⁶ 見Harrison, Paul.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 of Mahāyāna Sūtras: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28, No. 1, 1995, pp. 48-69. 並參見其近作 “Mediums and Messages: Refle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Mahāyāna Sūtras.” *The Eastern Buddhist* 35, No. 2. 2003, pp. 115-151。

²⁷ Zürcher 此文首先於1975 年9 月發表於萊頓大學 “Leiden Symposium on State, Ideology and Justic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其後分為兩個部份出版。分別是刊載於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2, 3, 1977, 的 “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一文及收入Shinohara 與Gregory Schopen 所編的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s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ün-hua*, Mosaic Press, 1991, pp. 277-304。Zürcher 有另外一篇論文，由地理分佈的角度來談大乘起源問題，引起研究大乘學者高度重視。

早期漢譯大乘佛典極具價值，但學界並未深入研究。其譯出時間早於現存梵藏佛典之寫成日期達數世紀之久，然卻少有學者仔細分析其內容，因此學者應重新定位早期漢譯大乘佛典之重要性，並重新檢視早期漢譯大乘佛典。受到Zürcher此一觀點之啟發，Harrison以「支婁迦讖計畫」，全面整理研究支婁迦讖所譯出的漢譯佛典，以漢藏譯本對讀之方式研究《般舟三昧經》，並引用Gregory Schopen之一系列印度考古學研究與漢譯大乘經典內容相互應證，而提出大乘起源理論。

Harrison 的早期漢譯大乘佛典之研究，特別重視大乘起源與禪修之關係，國際佛學界即陸續有學者研究早期漢譯大乘佛教經論與禪定之關係。/其中受Harrison 邀請於1999 年於瑞士盧桑舉行的第十二屆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 共組場次發表的學者Florin Deleanu 發表了 “A Preliminary Study on meditat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一文，以系統性的方式分析大乘經論中的禪定論述，並特別分析了《大智度論》中的禪定論述之特性，因而廣受國際學者注目。Florin Deleanu 在文中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觀點，他首先指出在大乘經典的禪修論述中，我們可見到對於「三昧」一詞的重視，且相對於原始阿含聖典中僅有「空、無相、無作」三種三昧，大乘經典中的三昧種類增加了許多。然而在分析這些三昧的相關內容後，Florin Deleanu 提出下列對大乘三昧的觀察：

Florin Deleanu 以為大乘經論中的三昧禪法，並非是對原始佛教禪修方法之批判，反而與原始佛教之禪修方法有許多共同之處，而大乘經典之主要貢獻乃在於對這些傳統禪法重新詮釋與在應用上的發揮。因此吾人亦可說，早期大乘經中所見之禪觀，有很多是採取原始佛教之禪法架構，而加以重新詮釋並以更靈活的方法來運用。Deleanu 此一觀點可在下列對慧思著作的分析中得到更深入的印證，因為慧思與智顛在其禪修著作中，常以所謂的「小乘修法」如「四念處」或「四禪」為其修法目標及重點，然其對這些修法的詮釋及修法，卻皆取自漢譯大乘經論如《般舟三昧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若經》、《大智度論》及《首楞嚴三昧經》等經論。

28 見該文頁69。全文見『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第三號(平成11年,1983年),頁65-114。筆者將此段簡要中譯如下:「[在大乘經論]中出現了各種的三昧,其中有些可被假設為是真正的禪定修法,而有些三昧名稱則為某些教理思想所欲達到目標的一種象徵性名稱,然而在這股思潮中主要的創新之處,並非創造出全新的禪修技巧。其真正的貢獻乃在於其對精神修鍊之創新詮釋。此處之重點並非菩薩所修為何行,因為菩薩似乎常以傳統的禪修方法及分類法為其修行方法,真正的重點是菩薩如何修行。簡言之,如何在行中而無所行。」(黑體字為筆者自行加上標記)。

另一個使早期天台史料更受國際學界重視的原因,乃是來自於印度有關大乘史料的時間性及完整性問題。有關大乘經論起源之研究雖然發展迅速,然而許多研究者在分析大乘經論的同時,也針對此一研究議題提出了一些質疑:大乘經論的作者,真的可能藉由現存經論的分析而得以釐清或加以證實嗎?29由於目前Gregory Schopen根據考古證據提出:印度出土的碑銘,其最早時間僅可追溯至第五至第六世紀。且在此之前,甚或是在此時期,有關大乘佛教之活動記載,無論在碑銘出土的地理分佈或相關的活動中,皆僅佔很小的一個部分。30因此Florin Deleanu據Gregory Schopen之考古文獻將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稱為「前大乘期」,而將公元一世紀至公元第五、六世紀稱為「早期大乘時期」(Early Mahāyāna)。因此吾人可看出中國早期禪史與中國大乘佛典,在整個大乘發展面貌的研究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當在印度有關大乘史料之時間上限被訂為第五世紀,且為數相當有限時,中國卻有為數眾多的中外大乘僧人史傳、經錄、修行方法等相關史料可供分析考察。雖然我們無法以在中國第六世紀的慧思禪觀體系來直接說明數世紀之前印度大乘起源之原貌,然而其以大乘佛典禪觀發揮原始佛教禪修之方法,或可提供大乘發展軌跡的重要線索。慧思為一實際存在於歷史上的高僧,且其以生命歷程親身修行大乘禪觀。其著作及傳記中所記載的大乘禪觀,可說為大乘禪觀之發展留下了一個重要實例。因此天台典籍的重新解讀在學術研究上具有重要性,並可與學者對大乘經論、考古文獻及圖像資料之解讀相互應證。

由於印度史料的時間限制,國際學者注意到二至六世紀中國早期禪史之重要性,並注意到早期天台祖師慧思(515年-577年)及智顛(538年-597年)對大乘經典詮釋及禪修紀錄之完整性。此種研究趨向之轉變,亦可由西方天台研究之研究趨向得見。天台止觀論著因其參考史傳及典籍皆相當豐富,一向為國際學者重視。西方有關天台史傳及思想典籍之研究中,較重要的按時間次序有1962年Leon Hurvitz對智顛之研究31、1966年冉雲華對志磐《佛祖統記》之英譯與研究32、法國學者Paul Magnin於1979年出版以法語寫成之*La Vie et l'oeuvre de Huisi*慧思(515~577年)一書,為慧思生平傳記及著作之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33 Daniel Stevenson於1987年完成有關天台四種三昧之博士論文34、1989年Paul Swanson依《法華玄義》對天台三諦之研究35、1993年Daniel Stevenson與Neal Donner合著之《摩訶止觀》部分英譯36、1992年開始Koichi Shinohara對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及宋代天台史傳所進行之一系列研究37、1993年吳汝鈞之天台與早期中觀之研究38、1993年陳至華對知禮與天台正統之形成之研究39、1993年Linda Penkower對唐代天台與湛然之研究40、1994年Daniel Gatz對四明知禮與宋代天台淨土思想之博士論文41、1999年陳金華對於天台宗派歷史之研究42、筆者於200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以智顛《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為研究主題43,此外並有近年問世的Paul Swanson《摩訶止觀》全本英譯稿光碟版。

由上述西方研究成果來看,法國漢學家Paul Magnin為較早關注慧思之學者,而美國學者

則向來較重視智顛及之後的天台傳統。然而近年來此種趨勢已有轉變的跡象，如2006 年有 DanielStevenson與菅野伯史合譯的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之英譯本 *The Meaning of the Lotus Sūtra's Course of Ease and Blis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Nanyue Huisi's (515-577) Fahua jing anlexing yi* 出版。⁴⁵此外有關慧思在南嶽所成立的僧團及其活動也有美國學者詹瑞生 (James Robson) 於2009 年出版之 *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南嶽) in Medieval China*。⁴⁶ Daniel Stevenson與詹瑞生之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之內容，將於本書第一章中加以討論。

小結

當有關早期禪宗之敦煌史料已大多經過考察與研究，且印度史料之限制亦形成大乘起源研究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時，「中國早期禪史」這個研究領域的重要性被明確地凸顯出來。此一領域中天台典籍之解讀角度，值得學者重新思考與探索。

第八章 結論²

當Paul Harrison (何離異) 提出「大乘起源」時，可能未料其理論中藉由更深入的禪定，來重新彰顯佛陀教化本懷，並以超越尼柯耶或主流佛教之禪定修行層次，及因其禪定力所得之「神通」來取得弘法上之優勢之大乘禪者，其較具體的面貌輪廓及思想內涵影現於中國六世紀的慧思的法華禪觀論述中。慧思之論著是不但清楚描述其如何將以「四念處」修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更說明了在六世紀中國大乘禪觀修習者，仍以基礎的「四念處」一路開通朝向《妙法蓮華經》中菩薩禪觀境界之進路。透過慧思採用的原始佛教禪修架構，如「四念處」法門，及其如何以大乘般若系經典中之實相空觀來開展大乘「四念處」禪觀，融入《妙法蓮華經》對於眾生之不捨之慈悲觀及度眾所需開展出之「普現一切色身三昧」法華禪觀，我們可明顯見到佛教禪定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推移及深化。慧思留下之文字，正如帶引我們穿越時空長廊的船隻，而我們或許會如Harrison所預測的一般，發現在時空長廊的那頭，大乘行者的臉龐，因深刻的禪定，而較我們所想像的要來得瘦削而深思。然而本書對慧思著作之分析，已於Harrison所摹畫出的禪師之面貌上，再增添一抹慈悲之微笑，及其因與諸佛及眾生的心念相通所流露出的開闊及廣大。

六世紀時精進於大乘經典及禪觀之中國禪師慧思，以自身實驗菩薩之道。本書期能藉由對慧思禪觀的分析，作為闡明及整理中國早期禪師論典之起點，並期能為早期中國禪史的研究及大乘經典之解讀，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及視野。

經典中有關入三昧講經之例：

唐 法月《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1：「於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蒙佛聽許，佛所護念，入於慧光三昧正受。入此定已，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自性皆空。彼了知五蘊自性皆空，從彼三昧安詳而起。」³

² 同前註 頁 330-332

³ (CBETA, T08, no. 252, p. 849, a19-22)

唐 法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1：「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及諸菩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復於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⁴

唐 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1：「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及大菩薩眾俱。爾時，世尊入三摩地，名廣大甚深照見。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自在。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時，照見五蘊自性皆空。」⁵

宋 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爾時，世尊即入甚深光明宣說正法三摩地。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佛會中，而此菩薩摩訶薩已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見五蘊自性皆空。」⁶

清 續法《般若心經事觀解》卷1：「爾時，世尊即入甚深光明宣說正法三摩地。時觀自在菩薩。在佛會中。已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見五蘊自性皆空。唐不空云：菩薩白言：我欲於會中。說諸菩薩普徧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蒙佛聽許，入慧光定。照五蘊空。度苦厄等。故此一節。為諸經序文。」⁷

《妙法蓮華經》卷1〈序品1〉：「時世尊，四眾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⁸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如來現相品2〉：「如是等世界海微塵數諸供養雲，悉遍虛空而不散滅。現是雲已，向佛作禮，以為供養。即於東方，各化作種種華光明藏師子之座，於其座上，結跏趺坐。」⁹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6〈須彌頂上偈讚品14〉：「爾時，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薩，一一各與佛剎微塵數菩薩俱，從百佛剎微塵數國土外諸世界中而來集會，其名曰：法慧菩薩、一切慧菩薩，……。所從來土，所謂：因陀羅華世界、波頭摩華世界、寶華世界……。所謂：殊特月佛、無盡月佛、……。諸菩薩至佛所已，頂禮佛足；隨所來方，各化作毘盧遮那藏師子之座，於其座上結跏趺坐。如此世界中，須彌頂上，菩薩來集；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彼諸菩薩所有名字、世界、佛號，悉等無別。爾時，世尊從兩足指放百千億妙色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須彌頂上帝釋宮中，佛及大眾靡不皆現。」¹⁰

《大般涅槃經》卷36〈迦葉菩薩品12〉：「如來復有隨自意語。如來佛性則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無。有者，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慈大悲、首楞嚴等無量三昧、金剛等無量三昧、方便等無量三昧、五智印等無量三昧，是名為有。無者，所謂如來、過去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陰、十二因緣，是名為無。」

11

⁴ (CBETA, T08, no. 255, p. 850, b23-27)

⁵ (CBETA, T08, no. 254, p. 850, a10-14)

⁶ (CBETA, T08, no. 257, p. 852, b10-13)

⁷ (CBETA, X26, no. 559, p. 894, c21-p. 895, a2 // Z 1:92, p. 469, b9-14 // R92, p. 937, b9-14)

⁸ (CBETA, T09, no. 262, p. 2, b7-10)

⁹ (CBETA, T10, no. 279, p. 27, a16-20)

¹⁰ (CBETA, T10, no. 279, p. 81, a23-b12)

¹¹ (CBETA, T12, no. 374, p. 574, b14-20)

元魏 菩提流支《入楞伽經》卷1〈請佛品1〉：「爾時如來知而故問羅婆那王而作是言：「楞伽王！汝欲問我，隨汝疑心今悉可問，我悉能答，斷汝疑心令得歡喜。楞伽王！汝斷虛妄分別之心，得地對治方便觀察，如實智慧能入內身如實之相三昧樂行三昧，佛即攝取汝身善住奢摩他樂境界中，過諸聲聞緣覺三昧不淨之垢，能住不動、善慧、法雲等地，善知如實無我之法，大寶蓮花王座上而坐，得無量三昧而受佛職。」¹²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1〈一切佛語心品〉：「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眾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

13

《金剛三昧經》卷1〈序品1〉：「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即入金剛三昧，身心不動。爾時，眾中有一比丘，名曰阿伽陀，從座而起，合掌胡跪，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大慈滿足尊，智慧通無礙，廣度眾生故，說於一諦義。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所說義味處，皆悉離不實。...當為入實說，隨順皆一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眾草皆悉榮，隨其性各異。一味之法潤，普充於一切，如彼一雨潤，皆長菩提芽。入於金剛味，證法真實定，決定斷疑悔，一法之印成。」金剛三昧經無相法品第二：爾時，[世]尊(者)從三昧起，而說是言：「諸佛智地入實法相，決定性故，方便神通皆無相利。一覺了義難解難入，非諸二乘之所知見，唯佛菩薩乃能知之，可度眾生皆說一味。」¹⁴

唐 尸羅達摩《佛說十地經》卷1〈菩薩極喜地1〉：「一時，薄伽梵成道未久，第二七日，住於他化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宮摩尼寶藏殿，與大菩薩無量眾俱。其諸菩薩悉從異佛剎來集，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一生所繫，當證正覺。所謂：已得安住一切菩薩智所行境，皆能趣入一切如來智所行處，無有休息；善能示現，種種神通諸所作事，應時無滯，成熟調伏一切有情；利樂他事皆不虛棄，引發一切菩薩願，劫世剎土量等修行，暫無休息；一切菩薩，福智資糧，善備無盡，令諸世間，共所受用；已到一切菩薩智慧方便彼岸，示入生死及涅槃門，而不廢捨修菩薩行；善能遊戲解了，趣入一切菩薩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明智，於是一切諸所作事，皆得善巧；由獲一切菩薩神通威力自在，以無功用隨心剎那，悉能往詣一切如來道場眾會，而為上首請佛說法；受持一切如來法輪，廣能供養、承事諸佛；常勤修習，一切菩薩所行事業；其身普現一切世間，言音無礙，清徹法界心智無滯，普見三世一切境界。一切菩薩所有祕藏功德正行悉已圓滿，設加無量不可說劫讚其功德亦不能盡。」¹⁵

《佛說十地經》卷1〈菩薩極喜地1〉：「爾時，金剛藏菩薩，承佛神力，入於菩薩妙三摩地，名大乘光明。入此定已，即時十方各過十俱胝佛剎微塵數世界之外，各有十俱胝佛剎微塵數諸佛如來，同名金剛藏；皆現其面，俱作是言：「善哉，善哉！佛子！汝今乃能入是大乘光明菩薩等持。然善男子！今彼十方各十俱胝佛剎微塵數諸佛如來共加持汝，以

¹² (CBETA, T16, no. 671, p. 517, c12-20)

¹³ (CBETA, T16, no. 670, p. 480, a17-24)

¹⁴ (CBETA, T09, no. 273, p. 366, a10-b5)

¹⁵ (CBETA, T10, no. 287, p. 535, a29-b21)

此世尊毘盧遮那本願威神力所持故，為一切菩薩趣入，能顯不可思議佛法光明。」¹⁶

《佛說十地經》卷1〈菩薩極喜地1〉：「爾時，十方彼佛世尊，不起于座，以神通力，各申右手摩金剛藏大菩薩頂。時金剛藏菩提薩埵，蒙彼十方佛摩頂已，即從定起，普告一切菩薩眾言：「唯諸佛子！是菩薩願，決定無雜不可照了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能救一切諸有情類。唯諸佛子！菩薩安處於此願中，方能入於過去諸佛世尊智地，乃能入於未來諸佛世尊智地，亦能入於現在諸佛世尊智地。唯諸佛子！一切菩薩有十智地，是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當說、今說，由此密意我作是言。」

《大智度論》卷3〈序品1〉：「佛住者，首楞嚴等諸佛無量三昧、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一切智等種種諸慧，及八萬四千法藏度人門。如是等種種諸佛功德是佛所住處，佛於中住。」¹⁸

《大智度論》卷5〈序品1〉：「《般若波羅蜜·摩訶衍義品》中，略說則有一百八三昧——初名首楞嚴三昧，乃至虛空不著不染三昧；廣說則無量三昧。以是故說諸菩薩得諸三昧。

」¹⁹

¹⁶ (CBETA, T10, no. 287, p. 535, c12-20)

¹⁷ (CBETA, T10, no. 287, p. 536, a22-b3)

¹⁸ (CBETA, T25, no. 1509, p. 76, a4-7)

¹⁹ (CBETA, T25, no. 1509, p. 97, a12-16)